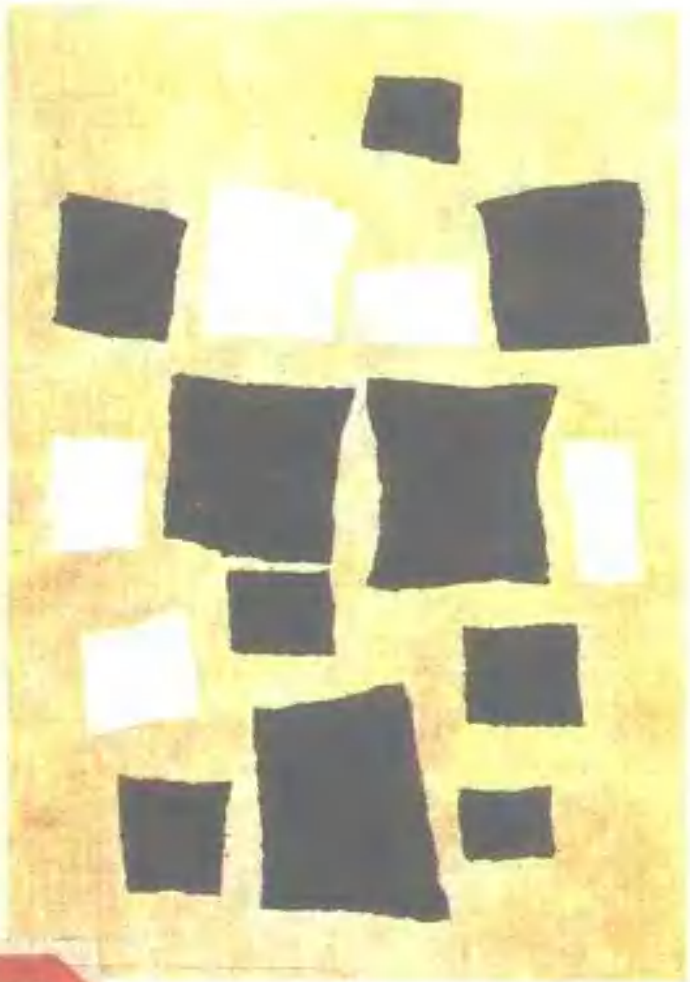


世界文化叢書

A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王勇 譯



文化史學：理論與方法

[日]石田一良 著

世界文化叢書 30

文化史學：理論與方法

〔日〕石田一良 著
王勇 譯

 潮聲出版社

文化史學：理論與方法／石田一良著；
王勇譯。一初版。一臺北市：淑馨，民83
面；公分。一(世界文化叢書；30)
ISBN 957-531-370-4(平裝)

1.文化—哲學,原理 2.史學—哲學,原理

541.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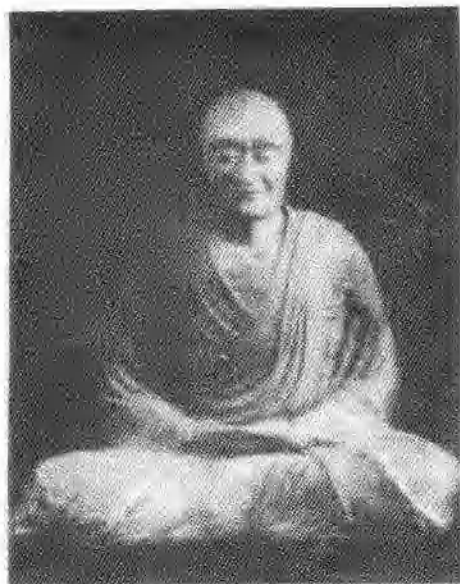
83004558

世界文化叢書 30

文化史學：理論與方法

作者：〔日〕石田一良
譯者：王勇
出版者：淑馨出版社
發行人：陸又雄
編輯：區詠熙・尤淑芬
地址：台北市安和路2段65號2樓(日光大廈)
電話：7039867・7006285・7080290
郵撥：0534577—5淑馨出版社
印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613號
出版：1994年(民國83年)7月初版
1994年(民國83年)7月一刷
定價：280元

◎本書由作者授權浙江人民出版社與淑馨出版社合作出版
ISBN 957-531-069-1(套：平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31-370-4(第30冊：平裝)



〔圖Ⅰ〕鑒真和尚像

乾漆木像，高80.5cm，奈良唐招提寺藏，此像造於鑒真圓寂(763年)前後。



〔圖Ⅱ〕良辨僧正像

整木雕像，高92.5cm，奈良東大寺藏，此像造於1019年。

〔圖Ⅲ〕明惠上人像（局部）

畫像，122×58cm，京都
高山寺藏，此畫傳為惠日房成忍
作於1250年。



〔圖Ⅳ〕一遍上人像

木像，高113.8cm，愛媛寶
嚴寺藏，此像造於14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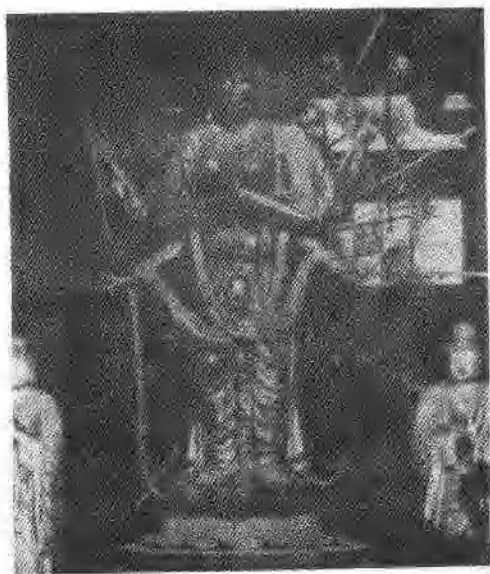
〔圖Ⅴ〕重源上人像
木像，高82cm，奈良
東大寺藏，此像造於13世
紀初。



〔圖Ⅵ〕親鸞上人像（鏡之御影）
畫像，京都西本願寺藏，此像畫
於親鸞生前。

〔圖Ⅶ〕空也上人像

木像，高117.5cm，京都六波羅蜜寺藏，此像出自運慶之子康勝之手。



〔圖Ⅷ〕不空絹索觀音像

乾漆像，高363.6cm，奈良東大寺藏，此像造於747年。

授 權 書

本書經作者授權出版繁體字版本發售，若有翻印者，依法必究。

授權人：王勇

1994年7月10日

《世界文化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 編：周谷城 田汝康

編 委：莊錫昌（常務） 金重遠 龐卓恒 遲 軻
祝 明 朱威烈 顧曉鳴 顧云深
馬小鶴 孫志民 張憲章

《世界文化叢書》序

周谷城

今天我們立足於二十世紀，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不難看出：現在世界各國彼此之間的關係，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正日益趨於緊密，各國家或各地區之間的往來日益方便，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關係日趨緊密，幾乎成了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但要使這些關係發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們的理想，則研究、考察、尋找正確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為不可少。著眼於文化方面的關係，組織學者、專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叢書，已成了我們當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題目，請學者進行研究，寫成專書，是可能的。學者自己先有研究計畫，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來尋找適當的題目，更是可能的。我們組稿工作的進行，大體不外這些方式。每一本書所涉的地區、時間、文化內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屬此類；估計這類著作不會很多。與此相反，每一本書所涉的地區、時間、文化內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歐洲中世紀的教會研究」即屬此類；估計這樣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當多。介於這兩極端之間，有的著作只在地區、時間上有所限制，如「中國先秦文化」或「美國現代文化」即是實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區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實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論，如「文化與時間」或「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等都是實例。範圍這樣無定，體例這樣不齊，只是

由於世界文化從來就是不斷發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異，不易把範圍體例固定下來。不過，不把範圍體例固定下來，反而使學者、專家易於著筆或易於發揮各人的獨創性。

至於文化發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則不能忽視。發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確的，這就要訴諸比較研究。即使訴諸比較研究，如果只拿現在與過去比，或拿中國與外國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勢；必須進一步有具體細緻的比較，才能把方向找出來。分別舉例，如手工生產與機器生產相比，則知手工生產為落後，機器生產是進步的，於是反對落後、追求進步成了我們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與科學真理相比，則知宗教迷信為落後，科學真理是進步的，於是反對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們的方向。又如壓迫和剝削，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事情；拿壓迫剝削與平等互利相比，則知前者為可恨，後者是可貴的，於是反對壓迫剝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們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視，比較研究則大有助於方向的闡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學者、專家未必完全沒有涉及過比較：把研究的對象完全孤立起來，不顧上下古今，不顧前後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談比較，不過希望把比較的範圍擴大再擴大，使比較的對象力求具體更具體。果能如是，則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決不會落空。餘不多談，即以此為序。

1986年10月6日寫於北京

目 錄

《世界文化叢書》序 周谷城 1

初版序 1

代再版序——關於歷史感覺 7

第一節 歷史感覺的構架 11

1. 歷史感覺的構成要素 11

2. 歷史感覺的構架 13

第二節 歷史感覺的重心 15

中譯本序 21

上 編（理論篇）

前言 25

第一章 歷史思考的三種基本態度 31

第一節 過去史式的思考 36

第二節 現在史式的思考 40

第三節 未來史式的思考 46

第四節 三種歷史思考與歷史學 52

第二章 文化史學的思考之根據 63

第一節 作為歷史根源的「命運」 64

1. 生命衝動與歷史的基礎概念 64

2. 「命運」與歷史 80

第二節 文化史學的思考之根據 87

1. 「命運」的內在超越性 87

2. 命運共感與歷史理解 89

第三章 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 97

第一節 文化史學的對象與史料 97

1. 研究對象與研究課題 97

2. 研究史料 99

第二節 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 103

1. 文化史學的研究法 104

2. 文化史學研究中的關係方式與模式 114

第四章 文化史學與三種歷史思考 125

第一節 文化史學中的「理解」、「說明」與「歷史改寫」 125

1. 文化史學中的「理解」與「說明」的孳生關係 125

2. 文化史學對歷史敘述的「改寫」 127

第二節 文化史學思考的政治性和永恆性 129

1. 文化史學的認識與政治行為 129

2. 作為永久史的文化史 131

結語 137

補篇之一 文化的概念與文化史學 143

1. 文化財富 143

2. 文化 146

3. 文化史與文化史學 151

補篇之二	文化史學中的特殊史研究	157
補篇之三	審視歷史的距離	167
補篇之四	美術史學與文化史學	177
	1. 從沃爾夫林到德沃夏克	177
	2. 作品與環境	178
	3. 美術史學的理解與文化史學的理解	180
補篇之五	宗教美術史的課題和方法	187
	1. 研究的課題	187
	2. 研究的方法	190

下 篇（研究篇）

〔研究實例之一〕

鎌倉時代的肖像與繪傳

——兩者內在關係的文化史學研究 197

序言 197

第一節 肖像美術的精神 199

1. 宗教的自然主義 199

2. 宗教的個人主義 209

第二節 肖像與繪傳 216

1. 肖像與繪傳的交點 216

2. 繪傳與歷史精神 224

3. 肖像的頭部與繪傳 232

結論 237

〔研究實例之二〕

近代精神的系譜

——朱子學的世界觀及其歷史地位 243

序言 243

1. 封建制度與朱子學 243

2. 朱子學的基本原則 247

德川時代的朱子學與封建制度的精神 250

1. 天道——造物主及主宰者的性格 250

造物主的性格 250

主宰者的性格 251

2. 人道——在社會、政治及經濟生活中的作用 253

社會生活 255

政治世界 257

經濟活動 259

禮拜生活 260

3. 格物究理——對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 261

格物 261

究理 264

對西歐自然科學的攝取 267

結語——德川時代朱子學世界觀的特質及其歷史地位 269

現世宗教 269

歷史地位 271

附錄

譯名對照表 281

作者著述簡目 285

譯後記 289

初 版 序

歷史學家對於談論歷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大都採取反對或躊躇的態度。反對的理由是：歷史學家應該從事具體的歷史研究，不應侈談什麼史學理論，躊躇的理由是：歷史學家不宜談論歷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論，這不僅因為他對理論向來生疏，同時也無異於公開了研究的內情，暴露出自身的弱點，於己無所裨益。

然而，我卻不這樣看，對第一種反對的理由，我這樣認為：誠然，歷史學家必須視具體的歷史研究為本份，但離開理論和方法，任何歷史敘述均無以立足。在歷史學家的歷史研究中，不管意識到與否，他的理論與方法必定起著作用。因而，歷史學家為了明確反省自身的理論與方法，對此口談筆錄不僅不為多餘，而且作為一個忠實於研究的歷史學家乃勢在必行之舉。

對第二種躊躇的理由，我這樣認為：蘊涵於歷史學家研究活動之中的（自己及他人難以察覺的）理論與方法，或多或少總有缺陷及短處存在，將其擺在自身面前，暴露於衆目之下，與大家一起相互批評論難，從而使理論與方法更趨完善，乃是提高歷史研究質量的最佳手段，不僅對歷史學家沒有壞處，其利實是無窮。

邁耶(E.Meyer)^①在給坂口昂博士的信中，向日本的歷史學家呼籲：「歷史學家的本來使命是把握歷史事件的特質，並在所有的分支中追溯前進，進行忠實而直觀的記述，以此裨益於現代人的理解。但如果他對自己治學的原則這一根本性問題，尚未究明或未體

會到明晰的概念，那麼想完成如上使命，是何等的困難！」「為此，如在日本亦對上述根本問題產生興趣，乃是這個國家學術生活趨向豐富的可喜徵兆，理當受到歡迎。」（安藤俊雄譯《歷史的理論及方法》所載〈邁耶致坂口昂博士書簡〉）

正如邁耶所未明言的那樣，日本的歷史學在歷史思考方面歷來遜於西歐。究其原因——誠如西川直二郎先生所言——並不是因為在日本的歷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寥若晨星，也不是因為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的技能稍遜一籌，而是因為歷史學家對歷史追根究底的體驗膚淺低劣。漢克列早就指出：歷史思考並不始於歷史事件的發生，而是在人們感受到身臨其境的變異並為這種激變期的不安的體驗所困擾時才產生出來的。

今天，日本人經受了史無前例的歷史災難，身不由己地被捲入激蕩不安的歷史潮流。在日本的歷史學中，產生諸多歷史哲學的時機已經成熟。值此良機，歷史研究者將自身持有的理論與方法公諸於世，不僅正得時宜，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也是應盡的義務。

基於上述想法，我將公開自己的歷史敘述的理論與方法，這種理論及方法儘管還很稚拙，但其形成的始末還伴隨著一段漫長的歷史過程。

我從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成為國史專業的一名學生之日起，便開始考慮如何確立一個畢業後在任何地方均能繼續從事歷史研究的方法和領域。對歷史學家來說，「沒有新史料便沒有新歷史」是絕對無誤的命題，但「沒有新史料便沒有新歷史」的說法，就不一定千真萬確了。所以，有必要摸索出一種即使處在新史料難以到手、唯有靠舊史料從事歷史研究的地方，亦能寫出新歷史的方法。

於是會合同好，研讀歷史敘述理論的西洋書籍，流連忘返於李凱爾特(H.Rickert)^②、西梅爾(G.Simmel)^③、狄爾泰(W.Di-